

二十一世纪文库

WORLD FAMOUS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唐璜



延边人民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文库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唐 瑕 (上)

[英]拜 伦 著
任 用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献 辞

鲍伯·骚塞呵，你总算是个鲍伯·骚塞桂冠诗人，在诗人的行列中堪称表率；尽管你摇身一变，当上了托利党员，您这种情形近来倒还不算例外。头号的叛徒呵！你有何消遣？是不是和“湖畔居士”们在朝野逡巡？依我看，都是一堆里卖唱的先生，就像“一块馅饼挤进两打画眉”；

“馅饼一剖开，他们就乖乖地欢唱，”

(把这支古老的歌谣用在先生们身上真是适当，)

“这是一道可口的菜，献给皇上，”
 给那馋嘴的摄政王也能邀功得赏。
看啊柯勒律治也要展翅而飞，
 可惜就像蒙眼的鹰，被头巾遮蔽，
他尽拿一套玄学来向人们解释——
我希望他能把“解释”再加解释。

三

鲍伯呵！你知不知道你有些狂妄，
 只因为不够满意就蛮干到底：
你本想在那道菜里唯我独尊，
 挤掉其他喧闹的同僚；
谁知你用力帮猛，还没飞升，
 倒使自己摔一交，像一条飞鱼
摔在甲板上喘气。因为你蹦得太高，
 水分缺少，鲍伯呀，你可就要死于干燥！

四

华兹华斯写了篇长长的《漫游》，

(印在四开本上，大约超过五百页，)
为了他首创体系的博大精深
提供了典范，教圣人也难以理解；
这是诗呀——起码他自己这么说；
对，等天狼星祸害到世间的那一天，
也许是的。谁要是理解它，就准能
又加高一层巴别的通天塔。

五

诸位君子呵，因为长期以来你们
不曾见过世面，只想固步自封，
在凯泽克那一角落你们死守，
依然继续在彼此间心灵交融，
于是有了自以为最合理的结论，
即诗的花冠只应落在你们手里；
唉，这种见识未免是眼光太窄，
我却希望你们从湖边迁往大海。

六

你们的个人打算我不想效尤，
把自爱也铸成如此卑鄙的行径，

无论变节给了你们多少富贵，
它的代价可远远超出黄金的范围。
领到薪金的你们；以往就为此而写作？
华兹华斯谋到了一个税局的职位。
可耻的一群！——但毕竟列居诗人当中，
于是冠冕地高踞于不朽的顶峰。

七

桂花可能将你们前额的空虚——
甚或几点美德的羞赧——予以遮掩，
得了吧，我从不羡慕桂枝和果实；
至于你们想在世上独揽的荣誉，
那可是个竞赛场：凡是能感觉到
心灵之火的人都能占有一席之地：
司各特、罗杰斯、甘培、穆尔、克莱布，
将把这一争论交与后辈去裁定。

八

至于我，和我同行的是地上的缪斯，
和你们飞翔的神驹无法相比拟！

我但愿命运之神能赐予你们以
你们所嫉妒的声名，和欠缺的技艺。
而且我想：一个诗人尽可给同行
以应有的称赞，这无损于他自己；
同时，现在的怨天尤人却不一定
就是使后代赞扬自己的途径。

九

那自以为把桂花留给后世欣赏的
(可惜后世常常不承接这遗产，)
害了的只能是自己，因为这种说法
总是使他收获不丰，没什么可传；
虽然说稀世的天才过去也有过
像巨灵般茫茫的寂寞下显现，
但追寻花冠的大多数人都被抛到了
天知道什么地方！——我们怎能知道？

—〇—

的确，弥尔顿生逢乱世，遭人诽谤，
因此恳求复仇者“时间”给以公断，
然而“时间”确也对他的遭遇忿忿不平，

“弥尔顿风格”一词就被演化成“庄严”；
应知他不会违背自己的心作歌，
更不曾把他的才能变为罪恶渊源。
他并不为了捧后生而诅咒前生，
他从仇恨暴君始，到死也不曾改变。

试想想，假设那双目失明的老人
如撒缪尔一样，能从坟墓中出来，
再一次宣告他的预言，使帝王惊颤；
或者又活在世间，两鬓都已斑白，
受着种种磨难：那绝望的眼睛，
女儿的冷酷，贫穷，苍老，病衰——
他会不会对一个苏丹拜倒？他可会
服从于那心智上的太监卡色瑞？

那个冷面、冷血、泰然自若的恶棍！
爱尔兰的血沾满了他光洁的双手，
但这只是小试其锋芒；接着奉派他
到邻国去满足他大杀戮的胃口。

这是暴政所需要的最卑鄙的工具，
除了必要的才干外，再多些也没有：
只够使他添一节别人打的镣铐，
或者端上早经人配好的毒药。

一三

他还是一个废话连篇的演说家，
粗陋不堪，却邪恶得头头是道，
连最下流的捧场人也无法恭维，
而他的敌人（世界万邦）却不屑于一笑；
他的嘴像地狱的磨盘，但溅不出
一星活跃的火花，越出轨外闪耀：
好一个磨石，转个不停，磨个不停，
让人懂得了无尽的折磨，不息的运行。

一四

即论那恶心的行业他也很拙劣：
总是修补了又修补，事情临到终了，
还是弄些破绽使主子放心不了——
还有得召开会议的，阴谋一再被制造，
或还得统治思想，国家也得镇压，

就这样笨拙地给人类钉着镣铐：
这个奴隶钉匠啊，专修旧锁链，
每笔生意他只招来天怒人怨。

一五

从他的内心我们也可以推知其人：
一点人情味也没有，他只有两个目标：
一是怎样侍主，一是怎样捆人，
他相信他戴的锁链别人不可缺少；
就像一个尤丑庇阿斯，他对于什么
高贵，自由，智慧，讥讽，都一并不知晓；
他是无所畏的，——一块冰怎能有感情？
他的勇气只不过是内心的僵硬。

一六

我到哪儿才看不到他的桎梏？
因为我绝不要承受它。哦，意大利！
古罗马的英魂才在你身上苏醒，
又在这国贼的弥天大谎下萎靡；
在我心里回荡的是你镣铐的声音，
爱尔兰的新创也朝我高声呼喊。

欧洲依然有奴隶、国王、军队、同盟——
而骚塞却对它唱着拙劣的颂辞。

一七

桂冠大人呵，现在我就向您呈献出
这用质朴无华的诗句谱成的歌。
如果说，阿谀的辞令我不善于，
那是因为黄蓝的服色我还保留有；
当然我的政见有待于教导，
何况变节也很时髦：要想谁保持着
一种信念，最近已经变得难上加难——
您说是吗，我最会变节的托利党员？

一八一八年九月十六日，威尼斯。

第一 章

说起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
虽然当今之世，英雄迭出不穷，
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报道，
过后才又发现：真英雄他算不得；
所以，对这些我就不人云亦云了，
只想把我们的老友唐璜来传诵——
他的戏我们都看过，他真够短寿，
好象未及天年就被小鬼给带走。

二

上一辈有弗农、沃尔夫，豪克，凯培，
刽子手坎伯兰，格朗贝，诸多将军，

不管好坏吧，总算被人谈论过一阵，
像今日的韦斯雷，招牌上也曾标过名。
啊，这群声誉的奴仆，那“母猪的崽仔”，
也曾都昂首阔步，如班柯的帝王之影；
同样，法国有个拿破仑和杜莫埃，
在《导报》、《醒世报》上都已赢得了记载。

三

还有法国的康多塞，布里索，米拉伯，
拉法叶特，培松，丹东，马拉，巴那夫，
我们知道，他们都是赫赫有名，
此外，尚未被人遗忘的还有，例如：
朱拜，荷什，马尔索，兰恩，德赛，摩罗，
以及许多军界要人，难以述尽；
有一时他们都非常、非常显赫，
不过，用在我的诗中却不太适合。

四

纳尔逊曾经是大不列颠的战神，
只是为时不久，风尚就改换了；
特拉法尔加已不再被人提起，

它已和我们的英雄一起被埋葬；
由于陆军的声望一天天兴盛，
海军界的人们岂能不受影响，
更何况，我们的王子只替陆军撑腰，
把郝、邓肯、纳尔逊什么的早已遗忘。

五

英雄人物又何止阿加门农一个，
在他前后，不少俊杰人物也出过，
虽然英勇如他，却又各有千秋；
不过，只因为不曾在诗篇里留辉，
便被世人遗忘。——我虽无意针砭，
但说实话，当代我实在找不出谁
适用于我的诗（就是这新的诗章），
所以，我说，只有唐璜被我选中了。

六

史诗作家多从故事半截叙起，
(开辟这条阳关大道的是荷拉斯，)
随后，作为倒插笔，再教主人公——
随诗人高兴，在什么关节都可以——

回想他的过去；当然，那是对着
他的情人，并且晚餐已经吃饱；
地方呢，也许是官室，乐园，或是花苑，
而对于情侣，连山洞也赛似旅馆。

七

史诗的叙述法通常就是这样的，
但我现在却得一反惯例，从头说起；
我的布局有严格的章法，
如果胡乱穿插，岂不破了规矩？
所以，我就要诌上一段开场白
(好，足足费了我半小时力气！)
谈谈唐琥的父亲是什么样人，
如果您同意，也可以谈谈他的母亲。
他却认为史诗可以从中途叙起。

八

在塞维尔，一座可爱的城市唐琥出生，
这城市以柑橘和美女而名扬海内外，
谁要是没见过她，那可真是不幸，——
有谚语这么说，我也认为很对。

在整个西班牙，也许只有卡提斯
（这您就会看到）才可以和它媲美。
唐璜的父母住在一条河水边，
瓜达尔奎弗河，也是非凡响。

九

父亲名叫约瑟，不然也是尊称唐，
他可是一个纯粹的西班牙贵族，
论家系世世代代是最正统的哥特，
从没被摩尔或犹太血统所玷污过；
也从没见比他更好的骑士骑上马，
或骑上马又跳下，我敢打赌；
我们的唐璜就是这贵人生下，
唐璜又生了——但这是后事且慢再讲：

一〇

他的母亲博学多才，远近闻名，
各科各门的学问无不精通，
连基督教的语言都难不倒她，
而品德之高，没人能与之相比。
遇见她最聪明的人都感到自愧，

最善良的人也会嫉妒得心痛，
因为他们看到，凡自己的所长
都已被她的所作所为比得黯淡无光。

——

她那丰富的记忆像一座矿山，
高尔德仑、罗培都被她背得滚瓜烂熟，
因此，要是有演员忘记台词，
她能够立即充当活的提词书。
芬纳格的绝技碰见她才真算倒霉，
幸亏他已关门大吉，另谋活路，
因为，他怎么能教一种人的记忆力
敢与唐娜·伊内兹的脑筋相比？

——

推算之术是她最心爱的科学，
宽宏大度是她最崇高的美德，
她的俏皮话（偶尔一试）都很典雅，
而正经话就更显得神圣而严肃。
总之，在一切方面，她都称得上